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
四十二、冷月照高林 電擊星飛寒敵膽 荒庵藏巨害 途長慮遠變芳顏

原來後一條黑影正是鐵笛子，一照面便將敵人的鉤打飛了一柄，如非那人機警，鬆手得快，鐵笛子驟出不意，來勢又猛又急，用的又是潛力，手腕雖不震斷，也非重傷不可。就這樣，那人虎口仍被崩裂，膀臂均被震麻，總算右手鉤未被鉤連槍裏住，不曾抖脫，仗著功力尚深，人又機警，百忙中就勢一個轉折飛向一旁，當時又驚又怒，後面同伴也正趕到，恨到急處，一聲怒吼，連敵人也未尋，仍朝文嬰撲去。後一個正朝鐵笛子追趕，雙方正要接觸，剛在喝罵：「鼠輩，是好的說出你的來歷！」一面揚刀就斲，一面口打呼哨。

南曼旁觀甚清，因見文嬰相隔漸近，人甚慌張，既未反身為敵，手中又無兵刃，心疑那對仙人掌已被敵人奪去，見鐵笛子上來冷不防先給了敵人一個下馬威，非但挫了敵人銳氣，兵器又打飛了一柄，上風業已占定，可是前面拿鉤的敵人並不與之為敵，仍然瘋一般朝文嬰撲來，拿刀的一個卻朝鐵笛子撲去，心正不解，待要搶上，耳聽樹後低喝：「且慢，等他過來再打。」

剛一停步，忽聽前面林邊有人笑罵：「不要臉的狗種，打不過人家，鬼叫些什麼，我先閉了你的鳥口再說！」

聲才入耳，又是一條小黑影突由持刀從樹後閃出，動作更快，也未怎樣縱跳，只一閃便到了敵人身後，左手一拍敵人肩膀，持刀的一個當然警覺，不願再和前面敵人爭鬥，忙即縱身回頭，不料對方是計，動作更快得出奇，人和黏在敵人身上一樣。

他這裡一刀斲空，見人不在，身後卻在說話，手忙腳亂中待要往旁縱起，一面回刀一撩，不料小黑人早就料到有此一來，也未閃避，身形往下一矮，刀由頭上揮過，敵人恰巧縱起，身剛離地，吃小黑人身子往前一探，一手把腳撈住，話也說完，就勢一甩一送，叭噉連聲，那人雖有一身功夫，無奈對方手法巧妙，動作如電，借勁使勁，身子凌空去勢更急，一個收不住勁，竟被扔出，往前斜飛去。

前面都是一些結滿冰雪的寒林，哪禁得住整個大人自空甩落，劈裡叭噉一片亂響過處，將那些凍得又硬又脆的冰花雪枝打折了一大片，紛落如雨，人也落地，仗著應變機警，見勢不佳，雙手連刀護住頭臉，又是將背向前，雖未受到重傷，週身也被冰枝撞得疼痛非常，不禁急怒攻心。

剛剛開口喝罵，眼前人影一閃，小黑人已跟蹤縱過，口中笑罵：「你還不服，不肯閉上你那張狗嘴，非要討打不成麼！」這次來勢更快。持刀的吃了大虧，雖然急怒交加，到底知道一點利害，更沒想到敵人身法這快，人剛落地，還未看清，一點聲息皆無，業已到了面前，一聲怒喝還未出口，隨同對方笑罵之間，百忙中瞥見敵人相隔甚近，看去身材矮小，像個未成年的幼童，空著一雙小手小臂，也未拿有兵器，指手畫腳，搖頭晃腦，神態驕狂，先就氣人，由不得火上加油，一刀斲去。

先防敵人身法靈巧，這刀未必能夠斲中，本是虛實兼用，不料敵人並未閃避，口中還在笑罵，以為對方賣弄硬功，正待用力斲下，就這心念微動、時機不容一瞬之間，猛覺手上一緊，敵人身形略閃，不知怎的一來反手向上，竟將刀背抓住，未容尋思，叭的一聲迎面中了一掌，當時門牙全被打碎，人也站立不穩，幾乎仰跌在地。

負痛情急，還待拼命，借著右手刀一奪之勢，打算略穩身形，同時左手用足全力，待朝敵人手腕上斬去。誰知敵人手腳比他更快，連手腕均未沾上，左手就勢鬆刀往前一送，右手就著這一掌再往前一推，力大絕倫，雖未再受重傷，人卻倒竄出去一兩丈，總算武功尚好，不曾跌倒。

兩次吃苦，知道遇見剋星，剛有一點膽寒，眼前人影一晃，敵人重又跟蹤撲來，最奇是說來就來，人並不曾縱起，心方發慌，忽聽前面有人低喝了一聲，上來將鉤打飛的一個一路大笑正往旁邊追過，猛想起這個敵人也極厲害，自己又是順口流血，連吃大虧，口中疼痛，如何迎敵？待往旁邊縱避，意欲就勢取出暗器，面前黑影一閃，敵人忽然不戰而退，再看前面不禁又驚又急，連忙追去。

原來持鉤的一個正朝文嬰窮追不捨，不料樹後又竄出一條黑影，與傳說中的影無雙一般無二，手裡拿著一件能剛能柔，前端附著一個似鎖非鎖，看去十分沉重，像個帶有鋼鞭的鐵疙瘩攔腰打到，方才吃過虧，平日又有耳聞，深知這兩個敵人的厲害，忙即飛身縱避，口中怒喝：「我和你們無仇無怨，為何欺人太甚？」

鐵笛子早看出後一黑影正是前遇小師叔賀回，沒想到本領這高，憑著一雙空手，打得敵人這樣狼狽。又見持鉤的一個還在窮追文嬰，忙即跟蹤追去，剛由後面縱到，一見南曼樹後縱出，成了前後夾攻之勢。

方想此賊真個無恥，打算打倒擒住，拷問來歷，忽聽文嬰在前急呼：「你兩弟兄還不快逃，單我兩位兄姊你們便非敵手，何況六月梅門下小師叔也在這裡，如何不知進退？你說那事決辦不到，念在前情，我不與你們一般見識，先未還手，並非怕你，如其不知進退，你們決難活命。此後好好為人，仍有相逢之日。我固心志難移，便是恩師最後遺命，也不要我再理你們，當初並未答應，怎叫言而無信、便你身後那人出來，今夜也是非敗不可，再不快走來不及！」

說完又喊：「鐵兄、南姊、小師叔，莫與他們一般見識，讓他走吧！」

話未說完，持刀的一個人未趕到，一聽有六月梅門人在場，便嚇了一大跳，方才又連吃大虧，越發心膽皆寒，同時瞥見小黑人正和尋常頑童一樣，一路踢著地上雪玩，往前走去，知道此人厲害無比，只不知何故忽又停手不戰，方恐乃兄不知利害，持鉤的本就覺著不妙，又想起一事，口中怒吼「賤婢，將來要你看！」人便縱退下去。

南曼想起六月梅方才所說，又恨他欺侮文嬰，想給他吃點苦頭，揚手兩枝小鋼梭正朝敵人兩肩膀上打去，口方怒喝：「無恥鼠輩，口發狂言，且叫你帶點記號！」

忽聽瑯瑯兩聲，兩枝梭鏢相隔敵人只兩三尺，忽往橫裡斜飛出去。持刀的正由這面趕過，一見敵人發出暗器，口喝「大哥留意」，縱身上前，想要用刀去擋，沒想到敵人梭鏢竟會轉彎，中途改道，內中一枝忽然迎面打來，勢子又急，差一點不曾打中。

一道寒光擦耳而過，落向冰雪地裡，耳聽對面笑道：「你兩弟兄不要膽小，你們此時惡跡未著，不會要你狗命，快滾回去！你兩個都吃過一點苦頭，用不著再帶記號，都有我呢。」

說時，隨同鋼梭飛處，地上墜落兩段冰雪，定睛一看，原來那小黑人不知怎的竟會搶在前側面，正當梭鏢的中部，起初看他踢了幾次冰雪，急於應援，不曾留意，竟用腳上所踢雪團將兩隻鋼梭一齊打落，妙在雙腳齊飛，一先一後，打得這樣準法，目光到處人已立穩，百忙中也未見他縱起，這一驚真非小可。

隨聽身後敵人喝道：「暫時放他兩條狗命，苦頭業已夠他吃的，你兩個不要追了。」跟著又喊：「你們莫慌，還有一柄護手鉤掛在樹上呢，不就此取走，莫非要我代你送去不成？」

二人早已心寒膽落，哪裡還敢回顧，跑出不遠，瞥見一彎寒光曳空而下，二人忙即縱避，正是那柄特製的護手鉤瑯瑯的一聲落向面前，連鉤帶前段的鴨嘴鋼刺一齊釘向冰雪之中，錚錚有聲，知道敵人比他高明得多，只得負愧拿起，痛心切齒，往土坡那面趕回。回顧敵人也由林中穿出，越野而過，相隔已遠，心中恨毒，自去請人報復不提。

這面鐵、南二俠見文嬰業已回身趕來，三人剛剛對面，想尋賀回，人已不見，料是藏往左近樹下，喊了兩聲「師叔」未應，南曼再往前立樹後探頭一看，也無人影，想起六月梅所說之言，忙將鐵、曼二人止住。

正談前事，忽聽左近樹上低喝：「你們還不快走，不久自會尋你，快由別處繞回，只管安睡，包你沒事。好在敵人還不知你三人住處，快些去吧。」

三人聽出賀回口音，抬頭一看，星月光中一株大柳樹上猴著一個小黑人，料知事還未完，二女均主快走，鐵笛子只得答應，道

聲：「師叔再見，我真佩服極了！」說完便回轉身，穿林而過。

到了低窪之處，後面已被林坡隔斷，就有敵人也看不出，何況還有高人在彼，剛剛繞路趕回，忽見暗影中伏著兩個村民，正向樹林那面張望，知其還不放心，三人忙即上前，說：「事已完，林中如有動靜不是我們，千萬不可往看，更不可在此停留，被人看出彼此不便，更不可使人知道我們蹤跡。」村人諾諾而去。

街門本來虛掩，三人一推就開，主人兄弟正在房中挑燈相待，問知前情，好生歡喜。

原來鐵笛子人最機警，先在酒樓已覺兩少年是行家，所騎的馬又是天山名產，雖料千里馬必有千里人，因未眼見，還拿不準是否兩少年所有。後來趕到鎮上，正要投宿，又見馬在門口，忽想起前見少年眼熟，去年往孫莊窺探時似曾見過。隔不一會，前事完全想起，當初原疑主人孫尚友父子形跡可疑，老的更甚，這兩少年也在其內，同時想起文嬰對於孫莊許多顧慮，以她這樣女英雄，這等憂疑，出乎情理，便留了心。

仔細一想，忽然醒悟，一到便命主人去往鎮上窺探，後來歸報，果是孫莊兩個少年，本意不願文嬰知道，準備約了南曼夜裡前往探看，不料文嬰已早發現對頭在彼，心想老這樣閃避也不是事，意欲當面明言，了此一段公案，竟在暗中裝睡，到了夜深人靜，非但不辭而別，並連兵器都未帶。

本來鐵笛子預定二更起身，往喊南曼，商計之後再去，自己雖有到時驚醒的習慣，惟恐錯過，並還托了主人到時喊醒，事前並不知道文嬰已走。還是那兩個守探的人聽了主人之言，正在暗中窺探，忽見有人戴著面具馳過，先未看清，還當鐵笛子去會敵人，正要跟去，不料對面來了兩人，剛一對面便爭吵起來，聲音不像，人卻是由宗家走出，心中驚奇。

相隔甚近，見這三人還在爭吵，說要尋人評理，忙即趕往宗家探詢，彩臣忙尋鐵笛子，人已起身，得到信息，覺著方才雖然打了個盹，並沒多少時候，初意往探孫氏弟兄，沒想到文嬰竟會半夜偷出，比先前所料更深了一層，料知文嬰不知何事受人挾制，孤身少女多大本領，初次下山的人，也難免於中人圈套，心中一驚，忙囑彩臣不要聲張，以防萬一是個對頭，為他留下後患，隨即帶了面具，趕往二女居室窗外。

因是兩個少女住在裡面，彩臣未便前往探看，村人所說那人形貌裝束和自己完全一樣，南曼不會不告而去，更不會與對方相見爭吵，除卻文嬰更無二人，不過天下事往往難料，文嬰會有那身皮衣面具起初也未想到，事太離奇，初上路時那麼避人，為何又與對方相見，內中必有曲折，不便冒失進門，仗著至交兄妹，南曼又是愛妻，同臥房內，便去窗外定睛一看，月光斜照，看見南曼對面橫著一個空被窩，內中無人，南曼背向一面睡得正香，油燈已滅，還不知道。

正要喊醒，忽見一村人由門外掩進，悄說：「那三人已由左近經過，去往西南樹林那面，過時似聞內中一人說，只在前面林中一談，並不遠去，當地有人相候。」

鐵笛子忙令告知眾人急速回去，不可妄動，說完剛將南曼喊醒，又一村人趕進，朝西南方連指，鐵笛子見那人神態慌張，心疑雙方業已動手，惟恐誤事，忙先越房追去，村人也跟蹤掩出，將門帶好，南曼聽得門響便由於此。

鐵笛子匆匆追出，遙望前面森林中果有兩條人影一閃，內一黑影極似文嬰，並有撐拒之勢，人卻一同前進，並未停歇。心想，雙方明是極熟的人，以文嬰那高本領，為何受人挾制，不能拒絕？並還深更半夜背人與之相會，她出山不久，共只一年光景，恩師家中，倒住了半年多，餘者都是途中往來，極少停留了久住，怎會與這類久居山東的人發生糾葛？

也許所說不實，另有原因。休看雙方爭執，既與同行，必非新識，此事奇怪，莫要冒失趕去，鬧個難於下台。念頭一轉，因見寒林疏秀，滿樹銀花，星月交輝之下吃雪光一映，雖是下弦殘月，景物也頗清明。又知前行三人耳目均極靈敏，恐被看破，忙由側面林中掩去。到了那裡，人已不見，仔細一看，地下卻有不少腳印，但到坡前為止，好似到此退回，但又不知去向。

正疑三人先是步行到此，後又改用輕功越坡而過，所以看不出來，想要跟蹤往探，忽聽左近樹後有人低語道：「你那裡最好，快往樹後藏起，這兩個小狗業已撲空，少時就要回來，他那靠山業已被我引走，決制文嬰不住，只管放心，等他走過我們給他吃點苦頭，警戒下次，豈不是好？你也不許過來，事完再見。」鐵笛子聽出口音甚熟，猛想起此是賀回，心神立定，正在驚喜，忽聽坡那面有了爭吵之聲，彷彿那兩少年強迫文嬰去見一人，到後人已離開，對方要她等候，文嬰看出不懷好意，正與厲聲爭論，堅執要走，雙方均以情急發怒，快要動手神氣，跟著便聽一聲怒吼，內中一人似被文嬰打倒推跌，因未聽有兵刃交觸之聲，還想再聽一會，雙方如真動手，立時跟去。

剛剛動念，便聽對方口出惡言，文嬰怒罵對方無恥，心術不正，似已翻臉。二次又要起身，猛瞥見文嬰在前，兩少年在後，越坡飛馳而來，當頭一個取出一對明光耀眼的鋼鉤，其勢洶洶，腳底甚快，文嬰那雙仙人掌竟不在手內，心疑已被敵人奪去，又聽文嬰用暗器示威喝退，但未發出，神態卻是慌張，敵人非但不退，反倒欺她空手，追得更急，不由大怒，立時縱身迎去，恰巧敵人也舞動雙鉤飛身追來。

鐵笛子得有師門真傳，非但上下縱橫疾如猿鳥，更會各種內家掌法，練就罡氣，最善借著飛身一縱之勢盤空應敵，何況驟出不意，身手又猛又急，敵人怎當得住！揚手一鉤連槍，便將敵人鋼鉤打飛了一柄，虎口崩裂，鮮血直流，左膀也被震得發麻。總算後半看出文嬰神情雖然憤極，彷彿還有顧忌，先在坡後互相爭吵怒罵，過坡之後口氣雖更激烈，語聲卻低了不少，自家不知內情，便是賀回也只說給對方吃點小苦，警戒下次，沒有傷人之言，惟恐冒失鑄錯，未下殺手。

持鉤的一個又是一身極好輕功，本領和文嬰差不多，人更機警，見勢不佳立時撒手鬆鉤，人也就勢往側翻落。事前早就料到文嬰有這兩個靠山，又抱著滿腹私念，只管又驚又怒，一時情急，仍朝文嬰拼命趕去，結果全被男女三小俠，打退回去。

到了宗家談完前事，文嬰慨然說道：「此事雖極討厭，暫時我還不願出口，還望二位兄姊原諒，將來見此兩人，也望看我薄面手下留情，能像今夜這樣使其知難而退真個再妙沒有。我真盼望他們能把脾氣改過來才好呢。並非小妹自負，雖是女子，從來不知什麼叫作危險艱難，惟獨此事是個難題，真叫輕也不好，重也不好。」

「所以小妹發現他兩弟兄人馬蹤跡之後，準備深夜前往勸告，為了不願人知，未和二位兄姊明言，又恐自己性暴，萬一他們不聽良言，一與動手，就許違我本心。萬一身後的人再如跟來，不帶兵器也有話說，所以我那仙人掌都藏鋪蓋裡面，不曾帶去，可知小妹實是委曲求全，他們還是不知好歹，有什麼法子呢？」

鐵、南二人初會見時知那對仙人掌關係重要，如其落於敵手必須奪回才能起身，心本愁慮，後見文嬰神色自若，南曼忍不住途中探詢，答以未失，才略放心，果然一到家便取出來，聽她口氣還是不肯明言詳情，也不願傷那兩人，談起卻是極極。

鐵笛子雖有一點明白，也拿不准，因前輩劍俠六月梅也有不要傷他性命之言，後來又將賀回喊往，不令再打，南曼暗器又被賀回趕來用雪團打飛，分明其中曲折甚多，這長幼三人又都不曾出口，自然未便探詢。後見文嬰說完前事，獨坐一旁發呆，彷彿恐人疑心，面帶愧容。

鐵、南二人看出她的心意，等主人一走，又勸慰了一陣，大意是說我們早知文妹還有難言之隱，但知事情決不怪你，對你為人更是萬分敬愛，詳情我們也不多問，將來如與這二人相遇，必照你所說行事，你不開口決不傷他。倒是這位賀師叔本領之高實在驚人，難得年紀比我們還輕，豈非奇人？

夏大師叔更是聞名多年，從小就聽二位恩師說起，兩次相遇均未能夠當面領教，實在可惜。文妹去時可曾發現這兩位師徒的蹤跡麼？文嬰終是初次入世的少女，覺著鐵、南二人自一見面便以同胞骨肉相待，偏是背他行事，半夜三更去與兩個少年男子私會，又被看出追來，雖然事均眼見，又有兩位前輩師長暗中尾隨，將來可以作證，回憶前情到底心中難安，加上事還不能算完，對方是否知難而退實在難說，正在內愧憂疑。

一聽這等說法，心便寬了許多，連忙笑答：「鐵哥。南姊待我真太好了，小妹感激萬分。以我所料，此事明春也許還要請鐵

兄、南姊相助都不一定，將來自知底細，我真希望不要被我料中才好呢。」

南曼忍不住問道：「莫非這斷業已知我蹤跡，明春去往新桃源擾鬧也有這兩人在內不成？」

文嬰氣道：「單這兩人小妹實是不願傷他，真要破臉，休說二位兄姊，連我也未把他放在心上，倒是他那身後的人實在討厭。恩師臨終遺命我又不願違背，真急人呢。」

鐵笛子聞言又聽出了幾分，料這兩人必與乃師有關，身後還有一個能手，是雙方的尊長，所以這等說法。恐南曼好奇多口，使文嬰為難，忙用言語岔開，再暗使一個眼色，不令探詢，隨請二女安歇，養足精神，索性擾完主人早飯再走，各自回房臥倒。

三人只南曼睡了兩個更次，鐵笛子還打了一個盹，文嬰心中有事，簡直不曾睡過。鐵，南二俠知其連日勞苦太甚，加以長途跋涉，多少天不曾睡好，早在暗中商定，故意晚起，睡到日色老高，等到文嬰醒後方同起身。主人早已設宴相待，另外還有兩個村人求見，均是借故來此拜訪，鐵笛子知他好意，也未拒絕，就便問了問當地窮苦人們生活光景，以及來年自力生產之事，囑咐了幾句。

好在這班人都有良心，宗家又存有不少銀米，如見真有為難，隨時均可接濟。飯後就要起身，也不怕人知道，這班人和宗氏弟兄都是本鄉本土的近鄰，從小相識，彩臣見三人正和來人說笑，便留同飯。

跟著又來一個村人，說昨夜兩少年乃孫莊老族長孫大公的小兒子，莊主孫尚友的異母兄弟，和長兄年紀差了三十歲，從小寄養外家，剛剛回家才得三年，帶回兩匹快馬，號稱日行千里，兩頭見日。這兩個小官人平日難得出外走動，因昨夜所居鎮店也是孫莊產業，每隔一二月必來此看望，有時還同了朋友，人也不多。

昨日眾村人雖聽鐵、南二人警告，又聽宗彩臣勸說，不曾跟去，內有兩人仍不放心，互一商計，天已離明不遠，一個假裝討錢，去往鎮上窺探，一個假裝夜起去尋柴火，往森林左近守候。本來還想去往崖坡那面窺探，被一小人止住，說他也是影無雙的好友，已在當地守候，不令前進，說完往樹林中一閃，人便不見出來。

隔了一會到天快亮，正冷得發抖，想要回去，又覺那兩少年昨夜一去不曾回轉，坡那面甚是荒涼，以前有一崖洞甚深，後來被人占去，主人也是附近一個小財主，人卻不常在家，先蓋了一所小庵，將洞門遮住，隔了些日接來一個老尼，說是他的家廟，外面一片竹林，還有一道小溪，地方不大，風景甚好。

當家老師父終年在內清修，經魚之聲日夜不斷，最喜清靜，地又隱僻，和哪一條路都不相通，有人前往均被勸止。附近民風淳厚，見她出家人，年已衰老，有時又肯施捨一點銀米，雖然脾氣古怪，不喜外人到她那裡走動，均想人家清修之地，庵中女尼步門不出，這等苦修的人理應尊敬。

廟又不接香火，庵門常關，所以誰也不肯前往驚擾，年久成習，提都無人提起。這兩個少年怎會深更半夜走到尼庵裡去？念頭一轉，欲行又止。

眼看天明，猛瞥見坡上走來老少四人，老尼也在其內，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頭陀，方覺老尼看去雖有七八十歲，庵中終有年輕女尼，再過去是條絕壑，並無路徑可通，如何僧尼俗家合在一起？

剛看出四人來勢甚急，那大年紀的老尼步履如飛，與平日所見衰老情景不同，並且面上都帶怒容，口中還在咒罵，相隔約有三四丈遠近，老尼好似發現樹後有人，剛喝得一聲：「你們且慢，前面有人，這廝真叫找死！」

村人業已看出來這四人倒有三個帶著兵器，其勢洶洶，頭陀手中一根禪杖又粗又大，少說也有七八十斤，老尼雖然空著雙手，但是惟她獨尊，心疑蹤跡被人看破；曠野無人，正有一些發慌，忽聽沙的一響，前見小人突由樹上縱落，低聲說了幾句，也未聽清，頭陀好似怒極，一擺鐵禪杖正要越眾向前，遙聞側面清嘯了一聲，小黑人又說了兩句，老尼立將頭陀止住，把腳一頓，當時退去，小黑人也自跑開，走得極快。

前面四人到了坡上，略說幾句便各分手，頭陀往東北面越野而過，兩少年仍走原路，帶著憤激之容，穿過樹林，往鎮上來路馳去，內中一個面上還有血跡，不曾洗淨，且喜未被發現。等了一陣不見小黑人出現，剛想去往鎮上窺探，中途遇見先去的人，說少年匆匆回店，將血跡洗淨，便同騎馬上路，往孫莊一面馳去，馬還不曾出鎮，前面便有一個頭陀迎來等語，知是方才所遇，互相商談了幾句，推出一人前來報信。

眾人聽完，料知敵人已於六月梅師徒驚退，文嬰更是喜慰，便將來人一同留住，吃完早飯，囑咐村人不令在外談說昨夜之事，尤其坡後小庵不可要前往窺探，也不可提說一字，否則惹出事來命都難保。這些窮苦村人都把影無雙奉若神明，當然滿口答應，吃完上路，同往前途進發。

初意對方也許還不甘休，頭陀本領決非尋常，來路酒樓曾與對面，連文嬰也不知他來歷，說是以前不曾見過。又聽村人說，對面四人退時，只頭陀一人不大服氣，被老尼低聲喝止，方始越野而去，但未走遠，繞到鎮上又與兩少年相遇，下馬密談，隔了一會少年雖同騎馬回轉，頭陀並未同行，先去那人不知前事，專一注意孫氏弟兄，相隔又遠，雖覺頭陀生得雄壯，頭上金箍發亮，老遠均可望見，別的卻未留意。

三人估計頭陀住在鎮上，早來還未起身，就許前途相遇都在意中。記得昨日頭陀先到酒樓獨酌，和東雅座少年一伙不像相識，不知怎會結成一黨，均覺奇怪。文嬰只對孫氏弟兄顧慮，藝高人膽大，對於頭陀並不放在心上。

鐵笛子卻是心細機警，為防萬一，走前並將上次救災存在宗家的幾身男裝取回，三人各自換過，又用易容丸憑著數年輕驗和巧妙的手法把形貌裝束一齊改變，除去身材高矮差不多，三人同路是個疑點而外，經過細心變化，連包裹都改了樣子，便是相識的人也難看得出來。

當日早起，南曼見文嬰面如朝霞和雪，容光照人，雖經連日勞苦，睡起之後精神更煥發，英姿美豔，好看到了極點，心想文妹真是絕代佳人，我見猶憐，此時易妍為蚩，又穿著一件不大稱身的粗布棉袍，看去活像一個小本經營的行販，連那綽約丰神也完全掩去，走到路上越看越好笑。

南曼對鐵笛子道：「你近來手法真好，文妹一個絕色佳人被你變成什麼樣子，我要不是眼見，休說換個地方，便是方才起身時不曾看清，改在別地相遇也看不出。你真討厭，美醜一樣改變，偏不把她往好裡變，再穿上這件棉袍，沒見過她本來面目還是平常，此時想她今早容光那麼美豔，變成這個神氣，你真委屈她了。」

鐵笛子四顧路上行人，相隔均遠，悄聲笑答：「南妹還是童心，也不想太師叔師徒接連兩次尾隨相助，還有黑雕今早起身也未見面，不知是否在前相待。如非事關緊要，小師叔不說，這位昔年威震西南諸省的前輩劍俠怎會伸手管這閒事？她老人家行動又是那麼謹慎細心，樣樣都是適可而止，前途艱危不言可知。

「我三人業已被人照了面去，文妹雖是男裝，口帶女音，比你更甚，稍微細心便可聽出，她又生得那麼秀美，不將她變得稍微醜陋一點，穿得臃腫一點，我們身材相仿，恰又同路，豈不更易被人看出麼，如在平日自然無妨，如今事關緊要，強敵甚多，急於回山，商計應付，路上無事才好，哪能不加小心呢！」

南曼和鐵笛子早已訂婚，由十七歲起便同下山行道，互相約定，夫妻名分雖已早定，雙方情愛尤為深厚，但未正式完婚，此後弟兄姊妹七人在外行道，彼此雖然形影不離，常在一起，為了完成當日對師父所許的志願，既然說好在此七年之內同心合力將所許善功做到，方始合卺，何不以此考驗，在善功未完以前索性仍是同門兄妹稱呼，遇見外人就算同胞骨肉，連這虛名也都不要提起不更好麼？

因此二人在外只管如影隨形，極少離開，稱呼仍是兄妹。文嬰不是下山以前聽大姨天山鷹說起也不知道，話雖如此，二人年歲差不多，南曼只比鐵笛子小了不到十天，加以從小便得師長憐愛，人又天真任性，鐵笛子遇事總是讓她一頭，日久成習，彼此年

輕，童心未退，小夫妻常因細故爭執，照例都是南曼佔先。平日相親相愛，卻是情深已極，南曼心高好勝，又和文嬰一見投緣，當她同胞小妹一樣。

自從三人相會一路走來，鐵笛子心細機警，樣樣都要想到，南曼見他從前日起自己只一張口，不是被他止住，便要批評兩句，一聽又是這樣說法，深知這七個同門兄弟姊妹以鐵笛子年紀最輕，本領最高，並還得到老鐵笛子齊全的上乘真訣，練就內家罡氣，因蒙師父鍾愛，非但兼有兩家之長，連那枝威震江湖的鐵笛子也被得去，在各派小輩中已算數一數二的人物。

雖奉師長嚴命，內家罡氣雖得正派真傳，但是入門年淺，功力尚差，遇見尋常敵人固然穩佔上風，真要遇見那幾個隱跡多年的老對頭，還是不敵的一面居多，偏又急於修積善功，不能久在山中苦練，因此再三囑咐在外不許輕用，不是真個極惡窮凶之徒也不可輕下殺手。

尤其那根鐵笛子雖是由前輩劍俠崔老人起傳了三輩，早已威震江湖，差一點的敵人一經發現立即遠揚，但這一件利器所樹強仇大敵也非少數，須防隨意施為，輾轉傳說，或是傷人太多，將那隱跡多年的仇敵激怒勾了出來，不到萬不得已取都不可取出。丈夫一向敬信師長，從不違背，在外行道已五六年，輕易不肯施為。

偶然遇見敵強人多，或是死有餘辜的惡霸惡賊，偶然一用，也只劈空掌和七禽掌之類，從來不曾施展全力，小心謹慎自然應該，憑自己三人的本領，真要遇見敵人也並不在心上，何必這樣膽怯多疑？

再一回憶以前幾次所說，不禁氣道：「這幾天你如何變了個人，這樣多疑膽小起來。我們雖然回山性急，不願多事，也犯不著這樣膿包呀！照你所說至多被那賊頭陀尋來，也沒什大不了的事，莫非一根打狗杖稍微重大一點，你就被他嚇退不成？」

鐵笛子見愛妻面帶嬌嗔，陪笑答道：「南妹，你又犯小性了。我們休說一個賊頭陀，便多幾個敵人也非所計。不過天下事重在知己知彼，我們連救兩次災荒，便由於到處得人，深知對方虛實，能夠以少勝多，以眾制寡，一面仗著我們七人的機智，專攻對頭短處，一面卻又得到大量苦人之力，與之合成一起，隨心運用，才能手到成功，從無失敗。

「現在卻是不然，第一個去年往探孫莊首先失策，明明看出照近兩年的年景，就算孫莊那班村民都能生活，多少也有損失，如何每到一家窺探，聽他們所說都是自誇安樂的話，口氣又是大同小異，並還無一處不把那為首的兩父子敬若神明，贊不絕口。夜來無事說家常話也還罷了，怎會家家都是一個口氣，談的都是一件事，豈非奇極？日裡探詢更不必說。

「第二次往探，話雖變了一些，意思仍是相同，細查他們衣食卻又不怎豐富，水災蟲災照樣受到，無什收成，人卻說得那麼高興，彷彿事先約定，專一說與人聽一樣。而那老頭子背後訓子之言也有許多可疑。當時因見災區廣大，不能只顧一處，又是專尋災重之處救起，只聽眾口一詞，沒有怨貧愁苦之聲，就此忽略過去。

「後來越想越覺不合情理，偏又事忙，不曾再仔細查探。直到起身，聽文妹談起，想將那兩處地方繞避過去，回憶孫莊中的人與三陽園竹林庵兩老尼一樣可疑，方始警覺。

「還有一件，凡是災區人民，只是窮苦之家，最少也經我七弟兄連明帶暗，或由相助救災的那許多弟兄照應過兩三次，雖不個個相識，我們七人卻是誰都知道，內中還有多人連我們相見時的暗號也得了去。尤其我兩人在山東停留較久，又在濟南城關內外用影無雙的外號鬧了大半年，民間早已傳遍。

「只將信號發出，或將內穿皮衣面具稍微顯露，就未見過的人也必當作骨肉之交相待，遇事出力，親熱已極，什麼事他都能代你辦到，端的無論何處都有和我們親厚的人，惟獨來路這一片卻是不然。三陽崗前那幾處荒村還有不少相識人家，就不相識的一提是誰也都親如一家。

「可是由後半段起，一過橫山窪黃茅村直達孫莊這一大片竟連一個相識的都無。記得第二次前往探詢時，所尋那兩家事前並還有人引進，對方表面雖極謙恭，都是虛禮虛情，所答全不相干，不像別處見了我們那樣親熱，結果什麼活也探不出一句。此時想起，那老傢伙如是歹人卻非尋常。

「至少也是一個成名多年的江洋大盜，非但本領極高，全村的人都受他兵法部勒，所以關防這樣嚴密。人前不說，便是背後，也都對他歌功頌德，不說一個不字。也許連那洗手退休都是假的，不定何時就要出手撈他一票大的，只是形跡隱秘，不值得他不出手而已。

「以前三陽園那伙馬賊鬧得多凶，我們剛要前去，忽然全數失蹤，連賊巢也被毀掉，別處又未發現這批馬賊，山口裡面卻住著兩個老尼姑，豈非又是一件怪事？當地離開孫莊那近，莊中那麼富足，所有村民除孫莊房舍整齊，道路寬大，旁邊還有大片空牧場，像是騎馬練武之所，表面聚族而居，約有數十所瓦房而外，餘均三五家做一處，各靠著自己的田，零星分散。

「非但與別處村莊許多不同，這樣年月，這樣殷富的大姓村莊地勢那偏，離開官道好幾里，中間還隔著兩條河，不是有心前往，或是由昨夜來路偏僻小徑穿行，尋常來往的人看都看它不見，所有房舍均被周圍樹林遮住。照這裡風氣來說，最少也有一圈土城，以防萬一，外表偏是那麼孤單，彷彿絲毫沒有防備。我們以前去時，日裡雖在相隔裡許的孫家集他們趕集之所，不曾往他莊上窺探，夜裡卻連去過兩次，竟會那麼安靜，連一個打更的都未碰到。

「後來細查他那地形，後倚重岡，前面溪河環繞，好似形勢天然，實則內中一條河又寬又深，環莊而流，稍微留心便可看出那是主人自用人力掘成。表面沒有防備，那些村舍星羅棋佈全可呼應，並還嚴密異常，稍有警兆，人還未到，相隔老遠便可得到信息。

「我料三陽崗那班馬賊必與有關，我二人兩次往探，也必早被警覺，甚而前夜來路途中他也知道，所以才有那兩個小賊和賊頭陀跟蹤之事。休看人家兩次裝呆，未露敵意，越是這樣越非尋常。萬一來歷動靜已被敵人知道，我們還不曉得他的底細，豈不容易吃人的虧麼？自來強中更有強中手，敵人虛實不知，如何可以自恃，稍差一點夏太師叔也不會那樣說了。」